

卷第一百七十七 器量二

陸象先 元載 董晉 裴度 於頔 武元衡 李紳 盧攜 歸崇敬 夏侯孜 陳敬瑄 葛周

陸象先

唐陸充公象先為同州刺史，有家僮遇參軍不下馬，參軍欲賈其事，鞭背見血，曰：「卑吏犯公，請去。」充公從容謂之曰：「奴見官人不下馬，打也得，不打也得。官人打了，去也得，不去也得。」參軍不測而退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元載

魚朝恩於國子監高坐講易，盡言鼎卦，以挫元載、王縉。是日，百官皆在，縉不堪其辱，載怡然。朝恩退曰：「怒者常情，笑者不可測也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」

董晉

董晉與竇參同列，時政事決在竇參，晉但奉詔唯諾而已。既而竇參驕盈犯上，德宗漸惡之。參諷晉，奏給事中竇申為吏部侍郎。上正色曰：「豈不是竇參遣卿奏也？」晉不敢隱諱。上因問參過失，晉具奏之。旬日，參貶官。晉累上表辭官，罷相，受兵部尚書。尋除東都留守。會汴州節度使李萬榮疾甚，其子乃為亂。以晉為汴州節度使。時晉既授命，唯將判官兼從十數人，都不召集兵馬。既至鄭，瑄武將吏都無至者。晉將吏及鄭州官吏皆懼，共勸晉云：「都虞候鄧惟恭合來迎候。承萬榮疾甚，遂總領軍事，今相公到此，尚不使人迎候，其情狀豈可料耶？恐須且迴避，以候事勢。」晉曰：「某奉詔為汴州節度使，准敕赴任，何可妄為逗留。」人皆憂其不測，晉獨恬然。來自汴州數十里，鄧惟恭方來迎候，晉俾其不下馬。既入，仍委惟恭以軍眾。惟恭探晉何如事體，而未測淺深。初萬榮既逐劉士寧，代為節度使，委兵於惟恭。及疾甚，李乃歸朝廷。惟恭自以當便代居其位，故不遣候吏，以疑懼晉心，冀其不敢進。不虞晉之速至。晉之速至（明抄本無晉之速至四字）留以近。方迎，然心常怏怏。惟恭以驕盈慢法，潛圖不軌，配流嶺南，朝廷恐晉柔懦，尋以汝州刺史陸長源，為晉行軍司馬。晉寬厚，謙恭簡儉，每事因循多可，兵粗安。長源性滋彰云為，請改易舊事，務從峭刻。晉初皆許之，及案牘已成，晉乃且罷。又委錢穀支計（計原作許。據唐書一五五董晉傳改。）於判官孟叔度，輕佻，好慢易軍人，人皆惡之。晉卒於位。卒後十日，汴州大亂，殺長源、叔度，軍人鬻食之。長源輕言無威儀，自到汴州，不為軍州所禮重。及董晉疾亟，令之節度晉後事，長源便揚言：文武將吏多馳慢，不可執守憲章，當盡以法繩之。由是人人怨懼。叔度性亦苛刻，又縱恣聲色，數至樂營，與諸婦人戲，自稱孟郎。由是人輕而惡之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裴度

裴晉公度為門下侍郎，過吏部選人官，謂同過給事中曰：吾徒僥倖至多，此輩優一資半級，何足問也。一生注定未曾退量。公不信術數，不好服食。每語人曰：雞豬魚蒜，逢著則吃，生老病死，時至即行。其器抱弘達皆此類。（出《因話錄》）

又晉公在中書，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，聞之者莫不失色。度即命張筵舉樂，人不曉其故，竊怪之。夜半宴酣，左右復白印存，度不答，極歡而罷。或問度以其故，度曰：「此徒出於胥吏輩盜印書券耳。緩之則存，急之則投諸水火，不復更得之矣。」時人伏其弘量，臨事不撓。（出《玉泉子》）

於頔

鄭太穆郎中為金州刺史，致書於襄陽於司空。鄭傲倪自若，似無郡使之禮。書曰：閣下為南溟之大鵬，作中天之一柱。騫騰則日月暗，搖動則山嶽頽。真天子之爪牙，諸侯之龜鏡也。太穆孤幼二百餘口，饑凍兩京。小郡俸薄，尚為衣食之節。賜錢一千貫，絹一千疋，器物一千兩，米一千石，奴婢各十人。且曰：分千樹一葉之影，即是濃陰。減四海數滴之泉，便為膏澤。於公覽書，亦不嗟訝。曰：鄭使君所須，各依來數一半，以戎費之際，不全副其本望也。又有匡廬符戴山人，遣三尺童子齎數尺之書，乞買山錢百萬。公遂與之，仍如紙墨衣服等。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於漢上，蘊積文藝，而物產罄縣。無何與姑婢通，每有阮咸之縱。其婢端麗，饒音伎之能，漢南之最姝也。姑貧，鬻婢於連帥，連帥愛之。以類無雙，給錢四十萬，寵盼彌深。郊思慕無已，即強親府署，願一見焉。其婢因寒食果出，值郊立於柳陰，馬上連泣，誓若山河。崔生贈之以詩曰：公子王孫逐後塵，綠珠垂淚滴羅巾。侯門一入深如海，從此蕭郎是路人。或有嫉郊者，寫詩於座。於公睹詩，令召崔生，左右莫之測也。郊甚憂悔而已，無處潛遁也。及見郊，握手曰：侯門一入深如海，從此蕭郎是路人。便是公製作也？四百千小哉，何惜一書，不早相示。遂命婢同歸。至幃幌奩匣，悉為增飾之，小阜崔生矣。初有客自零陵來，稱戎使君席上有善歌者，襄陽公遽命召焉。戎使君不敢違命，逾月而至。及至，令唱歌，歌乃戎使君送伎之什也。公曰：丈夫不能立功業，為異代之所稱，豈有奪人姬愛，為己之嬉娛。遂多以繒帛贈行，手書遜謝於零陵之守也。雲溪子曰：王敦驅女樂以給軍士，楊素歸德言妻。臨財莫貪，於色不吝者罕矣。時人用為雅談。歷觀相國挺特英雄，未有於襄陽公者也。戎使君詩曰：寶鈿香娥翡翠裙，裝成掩泣欲行云。慙慙好取襄王意，莫向陽台夢使君。（出《雲溪友議》）

武元衡

武黃門之西川，大宴。從事楊嗣復狂酒，逼元衡大觥，不飲，遂以酒沐之，元衡拱手不動。沐訖，徐起更衣，終不令散宴。（出《乾鑿子》）

李紳

李相紳鎮淮南。張郎中又新罷江南郡，素與李隙，事具別錄。時於荆溪遇風，漂沒二子，悲感之中，復懼李之仇已，投長箋自首謝。李深憫之，復書曰：「端溪不讓之詞，愚罔懷怨。荊浦沈滄之禍，鄙實憫然。」既厚遇之，殊不屑意。張感涕致謝，釋然如舊交，與張宴飲，必極歡醉。張嘗為廣陵從事，有酒妓嘗好致情，而終不果納。至是二十年，猶在席。目張悒然，如將涕下。李起更衣，張以指染酒，題詞盤上，妓深曉之。李既至，張持杯不樂。李覺之，即命妓歌以送酒。遂唱是詞曰：「雲雨分飛二十年，當時求夢不曾眠。今來頭白重相見，還上襄王玳瑁筵。」張醉歸，李令妓隨去。（出《本事詩》）

又 李紳

劉尚書禹錫罷和州，為主客郎中。集賢學士李紳罷鎮在京，慕劉名，嘗邀至第中，厚設飲饌。酒罷，命妓演戲以送之。劉曰：「

賦詩曰：「髣髴梳頭宮樣妝，春風一曲杜韋娘。司空見慣渾閒事，斷盡江南刺史腸。」李因以妓贈之。（髣髴字亦作浮喧。並上聲。古今注言。即墮馬之遺像。出《本事詩》。《本事詩》「浮喧」作「低墮」）

盧攜

故相盧攜為監察日，御史中丞歸仁紹初上日，傳語攜曰：「昔自瀋東推事回，鞞袋中何得有綾四十疋，請出台。」後攜官除洛陽縣令，尋改鄭州刺史，以諫議徵入。至京，除兵部侍郎，入相。自洛陽入相一百日。數日，問何不見歸侍郎，或對云：相公大拜請假。攜即除仁紹兵部尚書，人情大洽也。（出《聞奇錄》）

歸崇敬

歸崇敬累轉膳部郎中，充新羅冊立使。至海中流，波濤迅急，舟船壞漏。眾咸驚駭，舟人請以小艇載。崇敬曰：「舟人凡數十百，我豈獨濟？逡巡，波濤稍息，舉舟竟免為害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」

夏侯孜

夏侯孜，有王生與孜同在舉場。王生有時價，孜且不侔矣。嘗落第，偕游於京西鳳翔，連帥館之。一日，從事有宴召焉。酣，（明抄本酣上有酒字。）從事以骰子祝曰：「二秀才明年若俱得登第，當擲堂印。」王生自負才雅，如有得色，怒曰：「吾誠淺薄，與夏侯孜同年乎？」不悅而去。孜及第，累官至宰相。王生竟無所聞。孜在蒲津，王生之子不知其故，偶獲孜與父平昔所嘗來往事禮札十數幅，皆孜手跡也。欣然擊之以謁孜，孜即見，問其所欲，一以依之。即召諸從事，以話其事。（出《玉泉子》）

陳敬瑄

陳太師敬瑄雖濫升重位，而頗有偉量。自鎮西川日，乃委政事於幕客，委軍旅於護戎。日食蒸犬一頭，酒一壺。一月六設曲宴。即自有平生酒徒五人狎昵。焦菜一碗，破三十千。常有告設吏偷錢，拂其牒而不省。營妓玉兒者，太師賜之卮酒，拒而不飲，乃誤傾潑於太師，污頭面，遽起更衣。左右驚憂，立候玉兒為齏粉。更衣出，卻坐，又以酒賜之。玉兒請罪，笑而恕之。其寬裕率皆此類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葛周

梁葛侍中周鎮兗之日，嘗游從此亭。公有廳頭甲者，年壯未婿有神采，善騎射，膽力出人。偶因白事，葛公召入。時諸姬妾並侍左右。內有一愛姬，乃國色也，專寵得意，常在公側。甲窺見愛姬，目之不已。葛公有所顧問，至於再三，甲方流眄於殊色，竟忘其對答。公但俯首而已。既罷，公微哂之。或有告甲者，甲方懼，但云神思迷惑，亦不計憶公所處分事。數日之間，慮有不測之罪。公知其憂甚，以溫顏接之。未幾，有詔命公出征，拒唐師於河上。時與敵決戰。交鋒數日，敵軍堅陣不動。日暮，軍士饑渴，殆無人色。公乃召甲謂之曰：「汝能陷此陣否？」甲曰：「諾。」即攬轡超乘，與數十騎馳赴敵軍，斬首數十級。大軍繼之，唐師大敗。及葛公凱旋，乃謂愛姬曰：「大立戰功，宜有酬賞，以汝妻之。」愛姬泣涕辭命，公勉之曰：「為人之妻，可不癒於為人之妾耶？」令具飾資妝，其直數千緡。召甲告之曰：「汝立功於河上，吾知汝未婚，今以某妻，兼署列職，此女即所目也。」甲固稱死罪，不敢承命。公堅與之，乃受。噫！古有絕纓盜馬之臣，豈逾於此。葛公為梁名將，威名著於敵中。河北諺曰：「山東一條葛，無事莫撩撥」云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